

还牛

花鼓戏



36.647

4

司人人民版社

花 鼓 戏
还 牛

钟宜厚 徐叔华编剧

•

湖南省人民出版社出版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印张：1.5
1978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09·1047 定价：0.12元

时间：现代。

地点：湘南山区。

人物：

宋春枚一女、生产队长、省党代会代表。

李桂生一男、春枚的丈夫、生产队饲养员。

张茂林一男、湖区某生产队饲养员。

〔仲春时节，山花烂漫，欣欣向荣的新农村景象。春枚的家院，台侧突出第三号牛栏的一角，上写“为革命养牛”，对联是“站在牛栏边”“放眼着世界”

〔轻快的音乐催开了大幕，春枚背着一筐绿茵茵的嫩草踏着露珠归来。

宋春枚：（唱）阳雀催春山花笑，

穿林破雾刹青草。

半夜盼望金鸡叫，

盼只盼贵客到，喜呀喜心梢。

想起四年前，捡到牛一条，

小牛长大生牛崽，

找不到主人我好心焦。

社员们前山、后坳、各社各队，

四面八方把失主找，

找呀，问呀，等呀，盼呀，

犹如石头往大海里抛。

今天呀！

湖区寄信到山坳，

领牛人进山就在今朝。

昨夜晚召集社员来商讨，

会场上一团热火熊熊烧。

铁姑娘连忙打头炮，

她说道：“物归原主才风格高”。

活愚公接着把态表，

“牛婆牛崽要一起交”。

这真是新人新事新风貌，

禁不住我心潮滚滚涌波涛。

〔进院牵牛、拴牛、喂牛。〕

（白）牛啊，牛！今天你那真正的主人就要接你回去了。

这几年你为我们队上立了功。你看！好嫩的草，你多吃点吧！吃饱了上路就不肚膈。（小牛叫着跑上）嘿！

你这个小东西也来了，你也放肆吃吧！这一筐嫩草是我特地刹回来给你俩娘崽饯行的。

〔取牛篦子为牛梳洗。〕

（唱）小小篦子五寸长，

要为耕牛巧梳妆，

浑身梳得净又亮，

滚瓜流油放豪光。

〔小牛跑下。〕

(白)嘿!小东西你莫跑呀,我还要给你们带上大红花哩!〔入内。

〔大汉子李桂生、浓眉大眼,身材魁梧。挑着满满的一担枯饼回来。

李桂生: (唱)春耕生产急如火,

肩挑枯饼快如梭。

衣衫汗湿算什么,

为革命养牛乐呵呵。

(白)哎、到家了。(牛叫)老伙计呀!

(唱)离开家我日夜把你惦记,

看见了我忘记疲劳笑嘻嘻。

不是我故意夸奖你,

实在是你逗人爱,好得出奇。

虽然那拖拉机是主力,

碰到那些弯弯扭扭,转弯抹角的尖角丘、蓑衣丘、

斗笠丘、过硬少不得你,

我的咯老伙计:

这一担精饲料为你买的,

你看我磨红了肩膀汗湿了衣。

自从开春你连冒歇过气,

〔拿出两个红纸包。

送点子慰劳品把你驱风散寒、提神补脑,催膘壮骨,

补血又补脾。

〔发现青草。

(白)不错!我屋里这位代理饲养员对工作还蛮负责任
呵!(往台内看)她还扎着两个大红球干什么!(见春枚
上,急忙躲在树后)

〔宋春枚上。

宋春枚:(唱)扎两朵大红花为牛披挂,

〔桂生从树后出。

李桂生:(接唱)

春枚你,节目表演得真不差,过
硬是顶呱呱。

(白)春枚哎,什么事这样高兴!

宋春枚:有客到!

李桂生:外婆来了!

宋春枚:不,是队上的贵客。

李桂生:是王书记来了!

宋春枚:哎!是外地的远客。

李桂生:那是哪个!

宋春枚:(指牛)就是它的主人!

李桂生:它的主人就是我哒,队长同志呢!我才出去几天,你
就扎起大红球,把我当贵客欢迎,实在不敢当。

宋春枚:是失牛的主人;不是捡牛的主人。

李桂生:莫斗把罗!

宋春枚:哪个跟你斗把!

李桂生:还不是斗把。四年了,招领耕牛的广告早就贴出去了,

高山上安广播，声音四处传，哪个不晓得我们队捡了牛？你还天天喊“要送还失主呀，送还失主……”，喊了四年，连个人影子都没看见。

宋春枚：我不是告诉过你，上次我在省里开党代会的时候讲过这件事。

李桂生：嗨！未必有那样凑巧，你在台上讲，那失牛的“事主”就坐在台下听？

宋春枚：事情就偏偏有这样巧，那失牛的“事主”真的找到了。

李桂生：好！那你讲是哪个县、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哪个生产队？讲罗、讲罗！

宋春枚：（掏出信，又收回，故意试探他）。

李桂生：讲不出来吧！

宋春枚：桂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今天有人来领牛哩？

李桂生：二话不讲，牵牛走。

宋春枚：哎呀！想不到你还蛮干脆。

李桂生：干脆不干脆，只要他讲的对，说得不对怪不得我，说得对头一定退。

宋春枚：你舍得？

李桂生：舍不得也要舍吧！牛本是人家的，物归原主理所当然嘛！

宋春枚：讲得倒不错，只是莫到时候，六月间的笋子又变卦啦！

李桂生：笑话！堂堂的人民公社社员讲话不算话还要得？！到时候我还要敲起锣鼓丁子相送咧！

宋春枚：那好，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

李桂生：什么任务！

宋春枚：马上去组织欢送队。

李桂生：队长同志呃，我倒没有意见罗。不过这是全队的事，恐怕要通过一下全体社员吧！

宋春枚：社员大会昨天就开过了，就只你洪参加。

李桂生：大家的意见呢？

宋春枚：大家讲呀，“高山楠竹根连根，阶级兄弟心连心。物归原主是正理，举起双手都赞成”。不过，大家又讲呀：“就怕饲养员同志他不同意”。

李桂生：什么，就怕我不同意？（旁白）嗯，她是故意考验我的。（转向春枚）春枚！你们真是坐飞机看人——

宋春枚：什么意思！

李桂生：太把我小看了！

宋春枚：是啊，我也是这样讲的，当场我就替你打了包票，

李桂生：到底还是你最了解我。

宋春枚：不过到时候你就莫——

李桂生：哎呀，队长同志呃！你要相信群众啦！

宋春枚：好！相信群众，看你的行动！（将两朵大红花往桂生手里一文）快给牛挂上红花，马上组织欢送队！

李桂生：怎么，领牛的真的会来！

宋春枚：就会来。你看！（递信）快作准备吧，我挑水去了。（下）

李桂生：（忙看信、念）“春枚同志……你们这种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真值得我们学习。我队决定派张茂林同志前来你队认领耕牛，于本月八日准时到达你队……，

洞庭公社葵花大队鲤鱼井生产队。……八号！哎呀，
今日正是八号呀！

(唱)哎呀呀……

一朵大花，

一朵细花。

大牛，(比喻大花)

细牛，(比喻细花)

怪不得两朵花。

白纸黑字，

还盖得有圆巴巴，

过硬是真不是假，

[牛叫，奔向牛身边

(白)哎！你望着我叫什么罗！有什么意见去找队长提
啦！

(接唱)可惜你不会讲话，是个哑巴。

(白)莫急莫急，要去也是你那崽去。

(对牛)走！吃桔饼去，吃饱了好犁田，伙计呃！

(轻轻地唱)春耕急如火，那尖咀丘，带子丘等着

你把犁拖……(挑桔饼牵牛下)

[张茂林上。湖区农民打扮，白头巾，腰围裙，身背雨
伞挎包，风尘仆仆地。

张茂林：(唱)大寨花开红艳艳，

高寒山区换新天。

渠道绕山尖，

坡上开梯田，
深山架起高压线，
喇叭挂到屋门前。
湖区到山区，虽然路途远，
今日里进山来，也能坐上嘀嘀嘀……的公共汽车，
过硬是快得新鲜。
〔李桂生上。

张茂林：同志，请问你这里是不是腊树冲生产队？

李桂生：是啊，你同志是找……

张茂林：我找出席省党代会的代表、腊树冲的生产队长春枚同志。

李桂生：请问你同志从哪里来，找她有什么事？

张茂林：（唱）我家住洞庭鲤鱼井，
千里迢迢到你村，
前来你队把牛领，

李桂生：（接唱）你大号就叫张茂林。（大笑）

张茂林：（白）哦！信收到了？

李桂生：收到了。

张茂林：那春枚同志她……？

李桂生：她挑水去了，她就住在这里。

张茂林：怎么，你和他打邻舍！

李桂生：嘿嘿，我和她是同屋共阶基。

张茂林：你们队长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这次我们公社的民兵英雄刘志勇同志从省里开党代会回来，介绍了春枚

同志的先进事迹，很受教育。你们为了找这条牛的失主，真是做到了“完全”、“彻底”！

李桂生：“完全、彻底”那就差一篋片，不过她这个人做事，只要看准了罗，就是十头牛也拉不回头。

张茂林：她这种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真是值得我们学习。

李桂生：学习倒是不敢当，不过，去年子做一件新棉衣，她定要脱把五保户常八婆驰过冬。

张茂林：啊，你对她还蛮了解呀！

李桂生：嗨！她的脾气我算是摸透了。

张茂林：你是？

李桂生：我叫李桂生，是本生产队的饲养员。

张茂林：哦，那我们是同行？

李桂生：怎么，你也是喂牛的？

张茂林：是呀！我八岁就帮地主放牛。

李桂生：我也是几岁子就帮地主打牛屁股。

张茂林：老李呢，那我们是一根藤上的苦瓜、一根皮鞭下的牛马。

李桂生：老张呢，那是旧社会罗！如今我们是常青藤上的甜瓜，人民公社的向阳花！

张茂林：向阳花！

李桂生：向阳花！（二人笑）

〔宋春枚挑水上。〕

宋春枚：是哪个来了？笑声都飘过两条垅了。

李桂生：报告队长，贵客到！

宋春枚：你同志是？

张茂林：我叫张茂林。你是——

李桂生：她就是我屋里毛伢子娘，你要找的宋春枚同志。

宋春枚：哎呀呀，老张同志，路上辛苦了，请坐。（看介绍信）
桂生，泡茶。

张茂林：春枚同志！

（唱）小黄牛失了踪已有四载，

没料想喜讯却从天外来。

喜坏了姑娘、嫂子、伢婆、细崽。乐坏了王家三
爹李大姨。

都说是新旧社会两个世界，

失去的耕牛又送上门来。

都夸你完全、彻底高姿态，

阶级情似春风吹暖胸怀。

你一言他一语，激情难耐，

写一封感谢信把心意带来。

〔将感谢信递给春枚〕

李桂生：（念）“春风暖人心，情谊万年春”。

宋春枚：老张同志，你们太客气了。当时我们只找了附近的几个县和几十个公社，没有主动到湖区去联系，白求恩同志的两个“极端”来要求，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哩！

张茂林：你们真是处处地方向高标准看齐。

李桂生：老张同志呃，你们队里的耕牛有蛮多吧？

张茂林：我们湖区那就比不得你们山区，缺的就是牛呀！

宋春枚：是呀！要不是缺牛，路隔千里，水隔洞庭，他们怎么会跑到我们山区来买牛罗？！

李桂生：那你们为什么失了牛不找呢？

张茂林：怎么没找？脚板皮都跑翻了，都讲十有八九是被老虎吃掉了。

宋春枚：你们那条牛是在什么地方失掉的？

张茂林：岩鹰岭，那天，天黑了，突然听见老虎叫，吓得牛满山跑，好容易三条牛只找到两条，没有想到那条牛跑到你们这里来了。这次你们送来的是及时雨，太叫我们感谢了。

宋春枚：哪里哪里，物归原主，这是应该的嘛。请先看牛吧！

李桂生：慢点。老张同志，四年前你们失的是大牛还是小牛？

张茂林：小牛。

李桂生：水牛还是黄牛？

张茂林：黄牛。

李桂生：公牛还是母牛？

张茂林：母牛，

宋春枚：一点也不错。

李桂生：慢点，还有什么记号？

宋春枚：不会错。

张茂林：不，春枚同志，应该问，平日捡到三、五块钱，也要问问是几张？什么颜色？你们腊树冲不仅风格高，办事也很认真负责。

李桂生：嘿嘿，哪里哪里，你们那头牛的额角上？

张茂林：一个白旋。

李桂生：颈根下？——

张茂林：两朵白花。

李桂生：尾巴？——

张茂林：金线吊葫芦，对吗？

宋春枚：完全对，请牵牛吧。

张茂林：春枚同志，这条牛劳为你们队上费力喂了四年，吃了不少饲料，花了不少心血，我们生产队叫我带来这两百块钱作为一点补偿。（递钱）

宋春枚：老张同志，你这就见外了，为阶级兄弟喂牛，是完全应该的。再说这条牛在这里出了力，要说补偿也已经补偿了。

张茂林：那不能讲完全补偿了，这点钱无论如何要收下，这是我们全体社员作出的决议。

宋春枚：那物归原主，也是我们全体社员作出的决议呀！

张茂林：老李，那你就代替队长收下吧！

李桂生：不！这钱我们不能收。

宋春枚：对！这钱我们是不能收。

张茂林：你们不收钱，那我就不牵牛

李桂生：（喜）不牵牛？（转对张）钱，我们不能收。

〔二人互相推让。〕

宋春枚：好！钱我们收下。（接过钱，将张的挎包挂在牛栏边）

李桂生：春枚，……嗨！

张茂林：老李呃，春枚同志这才做得对。

宋春枚：桂生，快去喂牛吧！让牛吃饱了好上路，（端饲料盆给桂生）

张茂林：我去喂吧！（从桂生手里抢过饲料盆）

宋春枚：我们来吧，你是客人哪（欲抢盆）

张茂林：是一样嘛！（下）

李桂生：（拖春枚）蠢人子，你收他的钱做什么？

宋春枚：不收钱，矛盾不能解决哒！

李桂生：你真是机械唯物主义，就不晓得想别的办法！

宋春枚：办法，你看，（将钱往张的挎包里一放）这不是顶好的办法吗？

李桂生：蠢办法！

宋春枚：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李桂生：不要他的钱，让他牵小牛啦！

宋春枚：你讲什么？

李桂生：不要钱，退小牛。

宋春枚：你刚才不是讲物归原主，二话不说吗？

李桂生：捡他一条小牛，还他一条小牛，这是合情合理的物归原主哒！

宋春枚：合情合理？

李桂生：合情合理。

宋春枚：情理是有阶级性的。桂生，我们做事应该合无产阶级之情，合社会主义之理。

李桂生：（对观众）喋喋喋，看她把话扯到哪里去了！春枚呢，这条牛我一不是偷的，二不是抢的，三不是剥削来的，

这未必还是合的资产阶级之理？何况我还同意退小牛。

宋春枚：小牛哪里来的？

李桂生：大牛生的。

宋春枚：那大牛是哪里来的呢？

李桂生：大牛……

宋春枚：是捡的，把捡的牛归自己，你想想看，这到底是什么情理？

李桂生：反……反正这条牛归集体。

宋春枚：你不要用集体的招牌来掩盖个人主义。

李桂生：个人主义？哎呀呀，好大的帽子，总怕还是资本主义咧！

宋春枚：嗯，挖挖根子，也就是资本主义。

李桂生：我一不搞单干，二不搞投机倒把，你讲我是帝国主义我都不怕。

宋春枚：我看一个人要是被私字蒙住了眼睛，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才最可怕。你看，（指对联）“站在牛栏边，放眼看世界”，你是什么？你是站在牛栏边，看到鼻子尖。

李桂生：嘘——轻点罗！内部矛盾没有必要公开吵。

张茂林：（上）哈哈，没想到四年时间，它就长得这样快，真是龙头虎背狮子尾，缎子毛色琵琶腿！

宋春枚：它是我们这里的牛中之王。

张茂林：是呀，你看那牛背上都放得鸡蛋稳！

李桂生：老张，你哪里晓得它刚来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啊！眼

睛没得一点神，脚杆子没得一点劲，外带还遍体鳞伤咧！

(唱)多亏了春枚她殷勤饲养，
请兽医寻草药历尽风霜。
攀悬崖划破了她的脚皮手掌，
守夜槽熬红了眼睛一双，

宋春枚：(唱)这一点小事情何必多讲？

李桂生：(唱)实际情况讲一讲又有何妨？

冬天里将棉被盖它身上，
夏天里熏蚊子又熬凉汤。

宋春枚：(唱)四年来，风里雨里耕种犁耙日夜忙，
这条牛为我队贡献了力量。

李桂生：(唱)喂过它多少黄豆和枯饼，
灌过它多少鸡蛋和豆浆。

张茂林：(唱)听他言不由我心情激荡，……

(白)春枚同志，来之前我们不了解这些情况，这……

宋春枚：怎么啦？

张茂林：这两百块钱确实远远不能补偿你们付出的代价。回去以后，我一定跟社员们商量，再给你们补一部份钱来。

李桂生：钱就坚决不要你们的，依我看……

宋春枚：依我看——

(接唱)为阶级兄弟喂耕牛理所应当。

李桂生：(牵小牛)(同唱)叫同志快快领牛耙路上，

宋春枚：(牵大牛)

张茂林：(唱)倒叫我云里雾里搞不清场。